

最早挑担卖货的,叫“货郎”,在“三言二拍”里就有。几百年来羡慕死人的,独占花魁之卖油郎,其实就是个货郎。摇着拨浪鼓,担子里面放的多是妇女儿童用品,针头线脑、手绢、雪花膏、彩色的装饰带子,以及孩子们盼望的糖豆等等。拨浪鼓声音清越,妇女孩子听到,便围拢过来。担子不大,就两个木头盒子,里面的东西却五彩缤纷,琳琅满目,而且似乎老也拿不完。妇女们买东西,喜欢讨小便宜。一个劲杀价,买点东西后,又不停地让货郎再送点。一次,我村一年轻媳妇买了几尺彩带,买了红的,让货郎送点绿的,又要求点蓝的,黄的、白的,送的远超过买的。货郎似乎不生气,一边给一边说“宣传宣传,宣传宣传”,仿佛是在支付广告费。

卖布,则是背了大包袱,到一个地方,把包袱皮铺在地上,里面的东西一叠一叠地排开。当时最受欢迎的是“料子布”,又叫“细布”,即化纤布料,有的确良,做衬衣;的卡,做裤子;毛毕儿,做外衣;

货郎

李晓东

灯芯绒(就是条绒,我觉得灯芯绒比条绒更形象,不仅表达出形状,更表现出毛绒绒的手感),给孩子们做衣服裤子。今天,“全棉”成了安全、生态、高大上的代表,手工布更是成功人士的追求,但当时叫“笨布”,又厚又粗,年轻人避之唯恐不及。还有床单布,更是新鲜物事,一般只有结婚或很“洋气”的人家才会买。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急急如律令

墨绿色摩托车发出的“啪啪啪”,是当年弄堂里刹那间压倒一切的声音,接着就是“姓袁呢六号姓袁——敲图章”的急促呼喊。平时要好的马上就来关心,不闻不问就疏远了。五、六十年代电报希罕,偶有乡下老辈报病告丧。后来差不多每家有孩子去了广阔天地,弄堂里的电报多起来。张家孩子要寄钱,李家的哪天回来,消息很快就传开。戊子立秋可需慰祖。



指挥如意

1968年底传来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”的最高指示。城里几十万中学生很快在敲锣打鼓中奔向四面八方,那阵子校园喇叭又唱起久违的《毕业歌》,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的《决心书》争先恐后天天翻新,不表态就是不忠于领袖。后来,我接到的通知是加入不算最艰苦的江西兵团,才明白《决心书》和去哪里并不真挂钩。慰祖。



看到“山东法官异地执行被遭围殴”的新闻,我不禁想起两年前,也碰到过类似事件。那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。原告老肖是一家集团公司的员工,2002年他被公司指派到下属单位的工程部参与施工项目,一干就是六年。时隔近十年,老肖突然觉得公司当年用来计算自己工资的标准搞错了,应该按照外地出差标准而非外地施工补助标准。于是,他向公司要求补足工资和支付相应赔偿金。双方协商无果,闹上劳动仲裁,最后老肖对仲裁裁决不服,又起诉到了法院。

2014年4月的一天,案子第一次开庭,意外发生了。庭审中,情绪激动的老肖突然站起身,指着对方公司代理人破口大骂:“胡说!证据明显被你们藏起来了,别以为我不知道!你们这是睁眼说瞎话!”审判席上的张法官连忙制止,老肖却仍然骂骂咧咧,眼看被告代理人就要被激怒,张法官立即要求法警维持法庭秩序,老肖这才“平静”下来,对自己失控的情绪表示歉意。几次开庭后,案件的事实已完全查明,公司适用的外地施工补助标准更具合理性,且老肖诉请的未

足额发放差额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,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老肖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老肖要求我们将判决书寄给他,当我准备将判决书寄出时,老肖又打来电话:“我还是亲自过来领吧,已经在法院了。”

我略略觉得意外,但也别多想,拿着判决书走下楼去。远远的,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站在大厅,我走近一看,果然

老肖别激动

萧子木

是老肖。我把判决书交给他,又将《判决书送达回证》递给他,让他在上面签字。老肖闷闷地翻阅着判决书,猛然间嚷了起来:“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,你们这是枉法裁判!我不会签字的!”

老肖的情绪近乎发狂,我向他耐心解释:“这个判决是法院依法作出的一审判决,你如果不服还可以上诉,不要激动,请先在送达回证上签字。”

老肖一时语塞,脸不断地涨红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我的右脸突

然被狠狠地击了一下,火辣辣地疼,耳朵“嗡嗡”直叫。老肖竟然挥手打了我一巴掌!

有法警过来迅速控制老肖,有同事过来把我送往医院。经医院诊断,我的右侧面部、耳部软组织挫伤,外伤性耳鸣,疑似感音性耳聋、听骨骨折、轻微脑震荡。

我回到单位后,老肖已经被处以15天司法拘留。不久,老肖在拘留所里悔恨万分地下写《悔过书》,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,《悔过书》上的笔迹歪歪扭扭:“就打人而言,全是我的过错,主要是我平时修养不够……”

我理解老肖的愤怒,但他的愤怒“越了界”。作为当事人,可以对司法不理解,但不能不尊重法官和书记员。如果一不满意就威胁、指责甚至殴打司法工作人员,那么最后破坏的是法律的尊严。失去了法律,谁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?希望老肖吸取这个教训,理解和尊重法官是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最好尊重。

只听闻五大湖,不知道多伦多往北,有这么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美湖。公路多数时候是沿湖走的,时而穿越,时而贴着湖线游走。远处在建一幢湖畔居,整坡劈岩,水中立柱,工程浩大,因为湖区工地太少的缘故,看在眼里很不舒服。在一处超过百年的人工水闸,近旁一处横卧的天然巨石,简单铭刻“1919.8.1”几个字,同处石凳上钉有铭牌“这是一个

爱的回忆”,字迹尽管很小,其意自明。随意游走,能更多地观察到游人的趣态。途经一滨湖小镇,我们被一场

开着汽艇出行

费爱能

景吸引,大太阳下,稀稀拉拉三五听众,年轻歌手仍能这三般忘情歌唱。在一面冷清阔大水边伫立漫观,泳者无论男女,皆着泳装,

没有传说中随便裸泳之人。有一家人游泳完毕,妈妈上岸更衣,爸爸和儿子拎起毛巾毯,给围成圈作防护,嘻笑间不落落落大方。还有公共厕所,在这么人踪稀薄的地方,卫生设施干净不说,冷热水齐全。

车子兜了一小会,我们站到又一片湖边。离开或者到达,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艘乘坐六七人的小型汽艇。开始不在意,看到多了才发现,这儿是个大超市,汽艇都是冲超市来的,他们不是外来游客,而是此地的居民,是很自然平常的出行。开着汽艇出行,就像我们的自行车电瓶车似的,买菜、逛街、购买日常用品,居家过日子状态。

眼看着,一大家子拎很多东西,解开缆绳,离开码头开船走,旁边则是一艘泊着的船,缆绳很随意地拴在木桩上,驾驶座仪表盘旁的锁孔里插着钥匙,套钥匙圈的小饰物,晃呀晃的,特别惹眼。也就是说,主人连锁也懒得去丢,下船走人,去购物,或去喝咖啡了。这么想着,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,远远的来了红蓝一对男女,手拎东西,迈着松散步子,走向一艘浅蓝色的汽艇,起航回家。远远地,红蓝消失了,只留下波光粼粼隐隐约约,树影婆娑房屋幢幢。

面对态度蛮横的被执行人,脏乱的执行环境,如何开展工作?

十日谈

法官心语

孩子买回炒虾蟹,给我拌了一碗虾蟹面,太好吃了,大快朵颐。

我爱吃蟹粉(蟹黄、蟹肉),可是没有上海人吃蟹的能耐。现在不知怎么样,过去秋风一起,我就在四马路看到王宝和酒店门口摆上几个大缸,电灯大放光明,出售“清水大蟹”。买几只蟹进王宝和喝酒,王宝和代客煮蟹。我既不喝酒,又不会吃蟹,没进去光顾过。

我父亲和我一样不爱吃整只蟹,可是我母亲爱品尝整只的蟹。一只蟹她可以吃一个晚上。她曾经在蟹壳里拌好蟹黄,加上姜醋给我吃,还教我吃蟹脚。我是学会了,可还是没耐心一只一只蟹脚啃。

爱吃蟹的人真是有福气。有一次我去老友马平家,他夫妻正在喝酒吃蟹,面孔通红,快活极了。他们请我喝酒吃蟹,我连忙告辞,不做电灯泡,不打扰他们。

我不吃整只的蟹,上馆子吃炒蟹粉,炒虾蟹,蟹粉豆腐,蟹粉鱼翅,也都不错。

可是家里人说,这是你没有吃蟹的福气,你没有这个福气,焉知吃蟹之乐?对,我是没有吃蟹的福气,不知吃蟹之乐,可是我有吃蟹粉什么什么的福气,知吃蟹粉什么什么之乐,不也很好吗!

拿出一支人参一样的东西,但比人参更像人,说是娃娃参,吃了便能生儿子。好像价格不低,他们家在村里算条件不错的,商量半天才决心买下来。

我那时经常肚子疼,父母认为是我喝了冷水所致。他们一搭脉,马上唱道:“我们中华民族,都是字同音不同”,以后多少年,我常常想起这句话。两个医生把脉唱病,说得大都很准,每人都不住点头,按方买他们带的药。我家一邻居的媳妇结婚好几年,没有生育,家里人都很着急,他们一搭脉,马上唱出她的病。然后,从一个铁文具盒里,

帖中药,还唱道,吃药病好后,“再喝冷水也能行”,仿佛他们的药对冷水有免疫力似的。但大家的治疗效果大多不好,那位邻家媳妇依然没有生育,我还是时不时肚子疼。村里人总结,药不真,所以没效果。

没事的时候,或者说有事的时候,喜欢记下几行文字。思绪一直缭乱,成文的句子,大抵就像诗了。时间长了,后来是更像诗了。

日子里有意思的人与物很多,经常会让人为之感动。这些有意思的人与物,往往于事于世无补,而我喜欢。我生来读的是无用书,做的是看起来无用的事。

丙申新春,在微信里看到王玥书案上的佛手。金黄金黄,很喜气、吉利。就点赞了。谁知她快递了过来,我家的书案也随之灿烂了起来。不禁以诗记下了,题目是“大寒后一日遥答王玥寄示佛手兼接丙申上春”,首首诗是:

“斑斕一尺虎皮裙,记得当年筋斗云。翻人如来如意拳,空收定海定神针。天生奇石崩灵秀,佛说清供集美芹。金箍头颅金箍咒,金星满目剧怜君。”

不知怎地,从佛手很快联想到了孙悟空。吴承恩说,这猴头穿的是虎皮短裙,驾起云头,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。精神得果然很斑斓。

可惜,佛手,如来的佛手法力无边。十万八千里陷在了佛手心,还提什么定海神针?天生地养的猴头自然通灵。佛手般的香果,不过一例清供。可惜,紧箍咒,金箍咒,咒得猴头满眼是佛手。

只是佛手到了,人间的好春也就到了。崇徽堂主人,得到一个老酸枝木梅花笔架山,赠给了我。我喜欢有年份、手工的物件。年份是天地养育的一种方式。手工呢?留存的是人的非凡和羸弱,还有不朽的生命气息。为此,写诗回赠:

“一笛梅花笔架山,卅年来解此中寒。冷香空结诗文里,未必动人何必刊。”

这笔架山,深雕满枝的梅花,好气息,就像一笛风雪,一笛梅花曲。这风雪、这曲子,我懂,我想它至少迟到我手中三十年。梅花冲寒的句子,结成了诗的果实。只有动人,才能活下去。

端五前几天,董平送来虎须蒲一盆。他是养蒲草的行家。蒲草是什么?是奢求活在人间有格调的草。养蒲草的人,养的是清气,是不与世、不与人争的平心静气。为此有题一首:

“惟此开怀萧艾剑,任它扑面摩墙。投生时节昆冈暮,六十五年梨枣香。宿墨还留龙尾紫,衰颜莫许虎须黄。多因前世曾相见,赋到高阳泪沾裳。”

这蒲草名为虎须,扮披虎须如戟,可以联想起来的,是端五的萧艾如剑。这扮披的虎须,热烈丰茂,恣意扑墙,就像是十年里的达摩精气面容。虎须蒲投生到华亭湖边,我已足黄昏年纪。我六十五岁了,在虎须的清芬里,流连着书的芳香。龙尾砚心,还留着前夜的墨。衰年之人,不希望虎须泛黄。前世里,曾和虎须屡屡相见。这会儿想到属虎的屈原和他的祖先,经不住泪水打湿了青衫。

二十多年前,到过泰安大地湾人类遗址。那里出土的女娃脸彩陶,本是远古的情影。我也藏有陶缶,亭亭而立的模样,绘着褐色之蛙。此刻,它就在我书案上。我怕和它面对的,不是我心力不济,是它的定力无解。我只能以诗和它对话:

“等我六千年,相逢两暮然。土花从古碧,火迹到今妍。一念何曾是,多情绝可怜。谁云持性命,魂魄在人烟。”

我是谁?你在那里,亭亭而立,等了我六千年。相见了,我是这百年的过客,你竟如影随形。古老是一种美,无论是醒着的土,还是熟睡的火。

生命总有一念。我不知道,你我之念,是不是相似?多情才能相遇。可怜多情的相遇是秒杀。六千年、一百年,都在这一秒里被仿着了。伤得重,也许还会死。性命这一刻微如尘埃,无论谁持有它,都一样。

只有先人的气息和手泽,永在。人从不薄弱。只有人,有着生来可以高古的心。

闲吟

陈鹏举

闲吟

